

故乡情结

故乡原风景

■ 张一龙

有一段时间，《苹果香》这首歌火遍全网，成了热歌。

我十分喜欢这首歌，不仅是因为它旋律好听，还在于歌曲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的老家山西芮城也是全国著名的苹果之乡，40年前在老家度过的那段时光，是我埋藏心底的美好记忆。

摘苹果

三坑是个小村，坐落在中条山脚下。我从遥远的呼市来到这里，父亲是数学老师，村里人把吃国家粮食的叫“国家人”，我自然是“国家娃”。往后许多日子，同学们都叫我“国家娃”。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学校组织了一次特别的课外活动——摘苹果。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孩子，走进了村边的苹果园，这个苹果园有几百亩。初入果园，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苹果树上挂满了硕大的果实，有的红彤彤，像孩子的笑脸；有的绿油油，还透着几分青涩。老师们告诉我们，摘苹果时可以吃，但不可以带回家。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开始摘苹果，放在竹子编的筐子里，生怕弄坏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地摘着苹果，偶尔吃上一口，那清甜的味道瞬间充满了口腔，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口。也许是受到了这美好味道的诱惑，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的天性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开始像放飞的小鸟一样，在果园里追逐嬉戏，摘下的苹果也不再珍惜，吃一口就随手扔掉。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中时，却发现自己的牙已经酸得连面条都咬不动了。因为我在果园里吃了太多苹果，包括那些还未完全成熟的青苹果。

这次荒唐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人不能贪婪，应该适可而止。同时，也知道了老家苹果的美味。在中条山脚下，那个绿树成荫的小山村，有国光苹果的清脆爽口，有红富士的香甜多汁，还有黄元帅的软糯香甜。

挚爱亲情

在这白塔山的后面，有一个突出的山丘。在这山丘的一处崖角，长着一棵大树。这是一棵古老的皂荚树，山下村庄有一个老人，不时地站到村口，手搭凉棚瞭望着这棵老树。这已是她多年来的习惯，也已成了一道风景。老人望着这棵树，是在思念着一个人，就是早年埋葬在山上的她的爷爷。

这白塔耸立在中条山的一座孤峰上，白塔之后当年曾有一座佛寺，名为白塔寺，寺旁山沟有一池泉水，水质清冽，水源旺盛。离这泉水半里开外，也就是那棵大树一旁的崖下有着几孔窑洞，居住着山户人家，耕种着一坡山地。这坡山地，原是那位先辈人开垦出来的。那个长眠的老人生前招赘到这户人家时，也把薄田带了过来。

这户人家在山下村落有屋，村落起初也是从别的大村移民出来的，开始只是零星几家。说白了，是个（照）看坟的，于是村子也就叫大坟村。大坟葬的是个前清阁老，墓址《蒲州府志》上有记载。后来迁入的人家多了，根据方位在西，也就有了个庄子名字。也因为这座一条巷数家都是招赘上门，也就有了驸马巷的谑称。按说这个老人招赘上门，大儿是为养子，二儿才是他的亲子。然而他偏偏喜欢大儿的小女，也就是这个大家庭最小的女孩。就因为孩子活泼可爱，他得闲把她架上肩膀，让她骑在脖子上，游门串巷直觉好玩。孩子淘气，手里拾根草棒，拍打着老人，叫喊着“嘚起，嘚起”的，像是吆喝牲口，老人反而觉得开心。就这点事，至今仍总是说爷好的，忘不了爷爷对她的爱戴之恩。她十二三岁，有一次一个人赶着头牛上山。那时山上狼，她不怕，因为狼怕牛。走到白塔峰的塔肚，坡势陡峭，牛走得慢，她拍打着牛，吆喝着“嘚起，嘚起”，忽然听到后面有女人的声音，也喊着“嘚起，嘚起”。这显然不是山崖的回音，回头一看，是一位大娘，学着她的喊声逗着她玩，夸她是个胆大的孩子。这事她也至今不忘，乐得以为往事笑谈。

她的爷爷是在日本鬼子来的前一年去世的。鬼子是1938年到的蒲州，那一年老人在山下病卧不起，说什么也要上山，因为山上葬有他的前辈人，坟地就在那里。家里请了两个壮汉，绑了副担架，抬着他上了山，让重病中的他仍感心安。当年，他被葬于老坟——那是一处向阳的坪地，人们叫它五亩岔，是个倚山望（黄）河的风水宝地。祖上的那块山地，我们这一辈人小时

前几年，我回了一次三坑，在同学秋芳家吃了心心念念的苹果。她家有十亩苹果园，她说一亩能收一千公斤苹果。我听了既吃惊又高兴，怪不得村里人家都是高墙大院，村外都是条条柏油路，与昔日相比真是天翻地覆啊！秋芳给我拿了许多苹果，我发了几件到乌海，亲朋好友吃了都说好。自此，我养成了晚上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时，我还会把一颗苹果放在枕边，在苹果香中美美睡去或梦回三坑。

看大戏

三坑村北有一道观，平时破败得门可罗雀。入冬后，村里人将其打扫干净，在道观高台上搭建戏台，请剧团或民间戏班，来村里唱大戏。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炫目的灯光，但并不妨碍人们看戏的兴趣。伴随着“铿铿锵锵”的锣鼓声，梆子响起，胡琴齐奏，演员登台亮相，台下顿时安静下来。那时候，我既不懂得唱的什么戏种，也不知道唱的什么剧目，甚至连台词都听不明白。只见台上你来我往，什么花木兰、薛平贵、黑包公……大人们随着剧情发展，一会笑得前仰后合，一会又是泪眼婆娑。正应了那句话：“这台上的是疯子，台下的是傻子！”大人们津津有味地看戏，孩子们则跑来跑去，围在各个小摊前，买小花炮、麻花和小人书。

戏有下午唱的也有晚上唱的，最绝的还有“连续剧”，如杨家将的戏就有《辕门斩子》《四郎探母》和《穆桂英挂帅》等，这样戏就会演半个多月，直到入了腊月才曲终人散，各自忙年了。

我天天下课就去戏台打卡，多是玩和凑热闹。只记得现代眉户剧《梁秋艳》中一段词：手提上竹篮，又拿着铁铲。虽说野菜儿不出钱，总算是娃娃们心一片……因为看戏，我还上演了“遇险记”。一天晚上，邻村蔡家庄唱戏，下了课同学们就往蔡家庄跑。一路都是山路，一边是崖，一边是沟，险得让人吐舌。我眼睛不好，又走这令人心悸的夜路。同学们

跑得飞快，我不能不跟上，不跟上就不认得路。我只好跟着跑，那条小道儿，太窄太险，我不敢看那沟，沟深不见底。当我连滚带爬出了小道，前方是一片田地，我高兴地往前猛一窜。忽然有人拉了我一把，我低头瞧见一个黑森森的洞口。啊，是荒井！村里村外有一些这样的井，深的几十米浅的有几米，掉进去可想而知……我在小说《山坑》中写过这个情节，虚构了拉我一把的女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拉的我那一把。多少年以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三坑，我说起这事，但无论是张营、清河，还是女同学秋芳、亚风，他们都不记得了。也许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件不会去记忆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于我而言，出生地呼市不是故乡，只待过两年多的三坑更似故乡，因为记忆中总有这个小山村和一群爱笑的脸。

遇良师

村里人称老师时不加“老”字，只叫王师、李师。

张师本名张昌民。他是何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已模糊得记不清楚，但他讲的第一节课却无比清晰。张师朗诵了一遍茅盾的《白杨礼赞》，然后在黑板上画一大波纹，又直画两道道。张师说，这就是白杨树，直的树干，直的树枝，挺拔、团结，枝枝向上。

我觉得张师讲得形象，忽然觉得语文课有趣有味道。因此，张师布置我们仿照《白杨礼赞》写一篇作文时，我忽然颇为上心，连着几日到崖下沟边看树木花草，发现柿子树虽然又矮又弯曲，但果实甘甜且树干可做铁路用的枕木，遂照猫画虎写了篇《柿子树赞》。几天后，张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说，这些都是你们学生娃写的优秀作文，把你娃子写的作文也抄上去吧。我还没有回味过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已转身离去，留下一个心跳不止的我。在这种状态中，我把《柿子树赞》抄到了厚厚的本子

上。这是个用细麻绳将几个本子缝合起来的厚本子，本皮子已泛黄，显然是有些年头了，里面不知有多少篇学生作文。此后，我时时念着盼着写作文，整日见书就读，见好句子就摘抄，然后囫囵吞枣地用在作文中。

或许是过度沉迷作文，让教我数学的父亲担心了。一日深夜，父亲忽然问我，上高中学文还是学理？我脱口而出：学文。父亲怔了一下说：那好，你在10分钟之内，将我外貌描写一下。说完这话，他就一本正经地望着我，就仿佛让我给他画素描。我脑袋麻麻地乱，父子俩眼对眼各怀心事，一时间气氛仿佛被冰冻了般死寂。末了，父亲问我能描写吗？我摇了摇头。父亲说那还学文？我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可我心里正燃烧着文学梦的炙热火焰，而这把火是张师给我点燃的。多年以后，我终于回到老家，拿着自己的作品与张师看，了却了一桩心事。可张师一脸的疑惑，客套了几句便再无多言。事后，他在微信中说，你说的事儿都是真的？显然，张师对这一段记忆是空白的，他教的学生成千上万，自然不可能记得许多事。但他给我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终生受益……

在三坑还有这样一些事：我路过一户人家，一妇女边冲我摆手边大声喊叫。我好奇地停下来，她急忙跑过来，原来她家养着蜜蜂，怕我被蜂蜇了。我偷偷骑走小毛家的自行车，下坡时大梁断了，我摔进油菜花地，小毛家人拉着我去村卫生所，见我没事才放心。我玩着泥巴，一只小鸟觅食，我望着几米远的它，它也望着我，半个小时后它飞走了……

多少年了，我总会想起三坑的这些人和事，就像陈坛的老酒历久弥香。如今，我喜欢在抖音刷老家的短视频，看风土人情、看地域美食、看青山绿水……觉得好的视频，就转发给好友分享，一起感受那份喜悦，还有那份挥之不去的乡愁。

（作者系我市芮城籍人，现供职于乌海市融媒体中心，系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乌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鹤雀楼

条山苍 (中国画)

马敏娟 作

名家写运城

春风轻拂面，高铁下河东。山西省境内的河东地区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我对于河东的最早了解来源于历史中的人物，关羽、薛仁贵、裴度、王勃等，既有驰骋沙场的定国武将，也有运筹帷幄的安邦文臣，无一例外，他们既是河东的骄傲，更是历史长空中闪亮的星辰。

下河东，首选河津。河津位于运城市的西北部，与陕西省的韩城市以黄河为界，著名的“龙门”就位于河津市西北12公里的黄河峡谷的出口处。《尚书·禹贡》中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可能是古籍中关于“龙门”的最早记载。天色微阴，冷风习习，早饭后，我们乘坐大巴车从酒店出发，直奔黄河龙门附近的梯子崖景区。导游是一位身材娇小的漂亮女士，热情健谈，时不时与大家互动，不断活跃着车内的气氛。春日的微风吹过河东的山野，几棵桃树的枝头还留有未落尽的粉红色花瓣，远远看去仍收藏着春天的生机。大巴车沿着公路缓缓前行，突然，一条奔腾的大河闪现在车窗的外面，从北向南，曲折而行，泛黄的河水汹涌奔腾。哦，这就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黄河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流出，日夜前行，过甘肃，抵宁夏，几经盘旋回转，终于，在内蒙古形成了“几”字形的大转弯，向南流奔陕西、山西。如今，我的脚下就是山西省西南部的土地，因位于黄河的东岸，故称之为“河东”。

大巴车在黄河大梯子崖景区的停车场停稳后，我和同行的朋友们纷纷下车，跟随着导游走进景区，开始近距离感受这片历史深厚的土地。河津是“大禹治水”和“鱼跃龙门”的发生地，也是薛仁贵和王勃等人的家乡，据说《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里也在河津，当然关于司马迁的故里一直存有争议，可是不管怎么说，河津都是河东地区的重要县市之一。站在黄河大梯子崖景区的山路上可以望见远处的龙门，黄河从陡峭险峻的大山之间穿行而过，奔腾的河水从不足40米河面破“门”而出，激流涌动，一泻千里，可以让人真切感受到群山大河的自然壮观和“逝者如斯夫”的古老哲理。看见黄河上的龙门，我便会想起上古时代的大禹。相传四千多年前，黄河的上游洪水泛滥，淹没村庄田园，人民流离失所，于是尧命令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鲧采用堵截的方法，但以失败告终。舜继位后，开始任命鲧的儿子大禹继续治理洪水。大禹决定改变策略，采用疏浚的方法，带领民众日夜奋战，最终在龙门凿出了像两扇大石门一样的豁口，河道疏通，洪水奔涌而下，百姓们过上了安居的生活。上古的这个传说确实美好，给后人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和无限的敬仰。诚然，大禹开凿黄河龙门属于上古传说，想象多于现实，但并不代表古人不能开凿大山，不能征服大自然。开凿在龙门附近的梯子崖古栈道就是最好的证明。

梯子崖古栈道开凿于北魏孝

诗四首

■ 星火

桃花红

忽见枝头结春繁，漫天花雨写舜尧。

塔雨

檐角垂珠链，古砖生碧痕。
风扫菩提影，燕衔琉璃魂。
苦深埋偈语，钟寂见空门。
忽有穿云铎，清光破黄昏。

黄河壶口瀑布

青铜门裂苍龙嘴，
雪甲崩云战鼓嚣。
千年砥石磨星斗，
一捧金沙孕舜尧。
冰凌悬垂天地脉，
烟虹织就日月绡。
莫道浊流无清响，
轩辕骨血正咆哮。

杏花白

太行初醒褪雪袍，
千树云朵坠山腰。
不是南国烟雨色，
偏酿北疆烈酒豪。
花影漫过烽火台，
清香撞响古钟谣。

文帝时期，属于典型的边防军事设施，以“之”字形回环在悬崖峭壁之上，总长约170米，垂直高度约100米，目前还保留着365个完整的石台阶，因位置险峻，再加上风景独特，被誉为“天下第一挂壁天梯”。我和朋友们沿着狭窄的山道缓慢行走。一边是险峻的山崖，脚下不远处就是奔腾的黄河，而另一面则是陡峭的石壁，大家都紧跟导游，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穿过“佳人巷”，步行不远就是梯子崖古栈道的入口。梯子崖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古栈道石阶上的凿痕依然清晰可见，疏密整齐的线条遍布在不规则的山石上，顺山势蜿蜒而上。犹如一部饱经沧桑的“史书”。梯子崖古栈道一定收藏了昔日的兵戈与战火，也一定记录了岁月的流转与轮回，在斑驳的石阶上每走一步，我都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

为了游客的安全，景区还在梯子崖古栈道两侧加装了防护铁锁链。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不少人走得“大汗淋漓”——有的可能是攀爬时体力支出得太多，有的大概是因为紧张过度。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北魏属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君王，他思想开明、作风干练，为加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融合，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改为汉姓，实行民族通婚。不可否认，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不但增强了国力，也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梯子崖古栈道就是北魏孝文帝为强化边疆安全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而那时北魏真正的防御压力是来自国家的南部与北部。南部先后与宋、齐、梁等接壤，北方则有柔然等游牧民族政权的盘踞。尽管偶有局部的冲突，位于国家西部的梯子崖的压力不会太大，其真正成为前线则是东、西魏对峙时。那时，冲突频繁，战斗激烈，梯子崖古栈道以及栈道上方的倚梯城则成为“一夫当关万夫开”的战略要地。

登上倚梯城旧址时，我忽然想到途中指示牌上一句话：一跃过大河，从此青云得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攀爬梯子崖古栈道就是感悟时光变迁的过程，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跋涉者，都行走在各自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要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河东多风景，河津居住地。在艺术的世界中，摄影需要虚与实，绘画需要虚与实，写作需要虚与实。而现实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犹如文字的表述或者线条的勾勒，实的呈现和虚的朦胧都是历史最好的选择。大禹凿龙门属于超越现实的艺术勾勒，北魏开梯子崖古栈道属于写实主义的艺术呈现，都是借助连绵的山脉，也都是“人定胜天”的雕刻，只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光大河衍生出的不同的风景。美哉，河东。难忘，河津。

（胡松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鲁迅文学学院第1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全国作代会代表，已出版《甲午》《山河》等多部作品，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收藏）